



风雨飘摇 南陈后主犹声色 大举南伐 大隋王师下建康

杨坚通过多种手段，花费了大量精力，终于稳定了北方的局势。现在，他终于可以全力对付南陈了。

南征绝对是历史性的大事件。

杨坚决定挥师南下时，内心肯定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为此，他特地于开皇七年（587年）十一月巡幸冯翊（今关中平原东部）。冯翊是他的出生地，他重回故地，是为了祭祀他出生地的社神，表示感恩的同时，祈求神明保佑他南征一战而胜。

这次出巡中，李德林原是告了病假，但杨坚没有批准，还在銮驾行至同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时下诏书，命李德林务必同去。李德林到同州之后，君臣二人连续多日密谈，定下了伐陈之策。

回到长安之后，杨坚豪气勃发，马鞭南指，对李德林说道：“待平陈之日，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以东无及公者。”意思是，平定南陈之时，我用七宝装饰你周身，使山东的士大夫没有一个比你更尊贵。李德林是山东人，但如果因为杨坚此言就认定李德林会东山再起，那就想多了——这是后话。

扮猪吃老虎

此前杨坚集中精力对付突厥，对南陈保持着低姿态，经常派使团出访南陈，巩固邦交。而且他的“友好”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表现在行动上——每次抓到南陈派来刺探大隋情报的间谍，他不但没有将其杀掉，还赠送衣服、马匹，言辞温和地将他们遣返，好像抓到的不是间谍，而是一个友好使者一般。南陈太建末年，隋陈双方打了一场大战，虽然大隋取得了胜利，但杨坚仍以陈宣帝陈顼刚刚驾崩为由，下令班师回朝，并遣使吊唁，连给南陈的国书都称“杨坚顿首”，好像自己是南陈的附庸一般。

但凡智商在线的统治者都明白，敌人越是谦卑，自己就越要警觉。大隋已经占了天下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对南陈形成了C形包围。杨坚低三下四地在南陈面前“扮猪”，不就是为了吃“老虎”吗？更何况此时的南陈还是一只“纸老虎”。

在治国上，陈叔宝的智商从来就不在线。面对杨坚制造的表象，他迷醉了，以为南陈在自己的治下国富民强，把杨坚吓得不敢嚣张，现在隋朝境内的老百姓肯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竟在给大隋的国书中直言：“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意思是，看来你治下的大隋社稷不稳，而我治下的大陈，那是太平盛世、海晏河清。

请注意，他不仅没有使用“陈叔宝顿首”这样的礼貌用语，还直呼杨坚为“彼”——这是毫无敬意的一个称呼。

杨坚把这封南陈国书拿到朝堂上，向群臣展示。大隋的臣子当然义愤填膺，御史大夫杨素更是气得脸色发紫，大声疾呼：“主辱臣死，天经地义！”说罢，上前叩头请罪。

杨坚见动员的目的达到了，便请高颎陈述取陈之策。

平陈妙策

高颍对伐陈之事思虑已久，他沉稳出列，朗声答道：“我们地处江北，他们在江南，江北地寒，庄稼收获就稍晚一点，我们大可在这上面作文章：在他们的庄稼成熟、准备收割的时候，高调宣布出兵，攻打他们，他们必定急于防御，如此一来，就耽误了收获的时间，从而误了农时。当他们把兵力集中起来时，我们又没了动静，如此反复，他们就会以为我们在用计虚晃，便放松警惕，等我们真正集结部队时，他们也不会当一回事。在他们还在观望时，我们就已渡过长江，撕开他们的防线。到时我方士气势必大增，而对方士气势必大减。另外，臣暗中作过调查，江南水浅土薄，房子基本是茅草、竹子搭成的，他们的物资也都堆放在这样的房子里，而不是储藏在地窖里。我们可以派人暗中潜入，焚烧他们的战备物资；他们重修之后，再烧。这样用不了多久，他们的财力就会被我们消耗殆尽。”

高颍的建议对于大隋而言，成本低、执行性强，杨坚完全采纳。如此执行第一步后，南陈一方果然大感疲劳，都认为杨坚这家伙只会玩花架子，并不敢真的打过长江来。当年曹操那么牛，都打不过来；晋朝那些只会空谈的名士守着长江，就令北朝那些猛将望江兴叹，退兵而回，杨坚一个靠夺女婿江山起家的怂包，对付突厥那些无脑莽夫都还大感吃力，面对长江天险，他能掀起多大的浪？接着，南陈果然如高颍所言，开始麻木了。更要命的是，农时被误，军用物资又多次“失火”，粮草都成了问题——这是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直到此时，南陈上下居然毫无警觉。

大隋高层在实施这个计划后，一直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看到一切都在按照高颍的计划发展，都认为出兵时机已到。

杨素、贺若弼、高劼、崔仲方等前线将领纷纷向杨坚陈述平江南之策，其中崔仲方的策略最具操作性：“我们必须在武昌以下，即蕲、和、滁、方、吴、海等州增加精兵，进行战备部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在益、信、襄、荆、基、郢等州加紧修造船舰，作水战的准备，而且一定要做得声势浩大。蜀汉二江在长江的上游，是水陆战略的要地，对于南陈而言，是势在必争之地，否则他们就会陷入极端的被动中。敌人虽然在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等地置备了船只，但最终还是要聚集大军于汉口、峡口，通过水战来与我们决战。当他们看到咱们在上游大造船舰时，就会断定咱们要像当年的王濬那样，楼船顺江而下，他们就会将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到上游来增援。到时，我们在下游的部队就可以乘虚渡过长江，直捣建康；如果他们把精锐部队部署在下游死守，我们在上游的诸军也可顺流而下，同样可以直捣建康。他们虽有九江五湖之险，但陈叔宝失德已久，岂能固守？徒有三吴百越之兵，也奈何不了我们！”

杨坚览奏后，但觉精神为之大振，立刻把崔仲方调到基州（据推测，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南部）任刺史，然后高调下令大造战舰。

大臣中有人建议，还是做隐蔽一点吧，如此阵仗，只怕会打草惊蛇。杨坚高声说：“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



图 5-1 “五牙”模型

为了确保南陈知道自己在大造舰船，杨坚还命造船匠们将大量造船的边角料投入江中。

与此同时，杨素也在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修建大船。他所造的战船极其巨大，名为“五牙”（见图 5-1）。这个名字取自道教，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初生之气。这种大船上建有五



层楼，高百余尺，前后左右共设六根拍竿（一种可以将石头拍向敌船的装置，这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水战装备，在南北朝后期的水战中，南朝的水军就已普遍使用），每根拍竿都有五十尺长，全船可容纳士兵八百人。当然，杨素还建造了一些中小型战舰，如“黄龙船”“平乘”“柁艚”等。

此时，大隋朝廷上下都信心满满，文武百官谈论的话题都少不了平南之战；有建功立业志向的，更是积极谋求到前线的机会。

当然，要到前线领战，并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和勇气就能行的，你的能力和谋略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一个叫皇甫续的官员获得晋州刺史任命，前来向杨坚陛辞。一般的陛辞，开头就是皇帝对赴任官员说几句诫勉的话，但晋州与南陈接壤，战事一开，那里就是前线，所以此番陛辞更应该说是杨坚对皇甫续的面试。

面试中，自然少不了“对灭陈有什么看法”这一题。

皇甫续答道：“在臣看来，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展丝发之效！”

比起高频和崔仲方的策略，皇甫续的这三条策略太空洞了，纯属“正确的废话”，但杨坚就是爱听——“以有道伐无道”，这顶高帽皇帝们普遍戴得很舒服。杨坚对皇甫续勉励一番后，令他马上赴任晋州。

果然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临时抱佛脚

在大隋君臣上下一心、共同谋划直捣建康之策时，陈叔宝仍然在组团合唱着《玉树后庭花》，毫无警觉。他对那些浮满江面的造船边角料视而不见，但对南陈境内发生的一些所谓的“妖异”特别上心。

举例来说。当时钱塘县有一片湖泊，名叫临平湖。此湖常年被水草堵塞，当时有一句民谣：“湖开则天下平。”这一年，堵塞湖口的水草突然无缘无故地散开，平时丝毫不关心民生疾苦的陈叔宝在第一时间就接到消息，又第一时间联想到那句流传已久的民谣。“天下平”这三个字听起来是“天下太平”之意，但在陈叔宝听来，是“平定天下”的意思——现在六合之内分裂成几个集团，在这几个集团之中，他是绝对没有“平定天下”实力的。如果民谣一语成谶，那就只能是他被人家平定了。尽管他既昏庸又怠政，把朝政悉数丢给后妃奸佞，但他不至于智商不在线到不明白被人家平定于自己而言意味着什么。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是怎样的，翻开史书，便可随意参看。

即使意识到这些，陈后主也没有迷途知返、励精图治、重整旗鼓，以对抗强敌，而是将命运交给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把自己卖身到佛寺为奴，以为如此一来，佛祖就会感动于自己的诚心而护佑自己了。

为了确保自己可以感天动地，陈叔宝这个“新科寺奴”下令在建康城中修建大皇寺，在寺里建造七层宝塔。哪知，七层宝塔正在建造过程中，塔中居然冒出火来，将佛塔付之一炬。就算真的有“看不见的力量”，这个昏君平日里不修德行，临时抱佛脚，佛祖就会理他？

按理说，佛塔被烧毁，这已经是苍天示警了，可陈后主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抱佛脚的力度还不够。

朝中有个名叫章华的大臣，很有学问，诗也写得不错，但因不善逢迎，只当了个太市令（管理市场的官员）的芝麻小官。虽然自己一直郁郁不得志，但“位卑不敢忘国忧”，看到陈叔宝宠信奸佞、沉迷酒色，便上书谏言：以前，高祖南平百越，北诛胡虏；世祖东定吴会，西破王琳；高宗同样奋起神威，克复淮南，辟地千里。三位先帝



都建立了丰功伟绩，陛下即位至今已有五年，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整日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祭礼七庙时托病不出，册封三位妃子时却亲临殿庭，把场面搞得华丽壮观。在庙堂上，将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而将那伙谄佞谗邪的小人提拔到要职上来。我们的疆域日益缩小，眼下隋军已大举压境，陛下如果不改过自新，臣可以断言，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国都就会变成一片废墟。

陈叔宝因近来诸事繁多，本就心火旺盛，如今被这位老臣火力生猛地骂为亡国之君，更是怒火中烧——朕是不是亡国之君，目前尚无定数，但你已是将死之人，这一点朕十分肯定！他二话不说，下令立斩章华。

斩了章华，于救陈而言毫无益处，只会使其他有志于救国的朝臣寒心。望着每日都有那么多的造船边角料浮江而来，陈叔宝心中的恐惧与日俱增，但又毫无救命稻草可抓，只得通过加强双方关系来求得残喘之机。

开皇八年（588年）正月，陈叔宝派散骑常侍袁雅顶着早春的寒风出使大隋，又派散骑常侍周罗睺带着一支部队屯驻于峡口。周罗睺来到峡口之后，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居然对大隋的峡州（今湖北省宜昌市）开展军事行动。

区区一支部队，也敢在大隋的家门口挑衅，这充分说明了一点——直到这时，南陈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杨坚南征的意图毫不知情，仍然以为杨坚还在逗他们玩，否则周罗睺哪敢毛手毛脚？做出挑衅之举，都是贪小便宜的心态使然。

面对周罗睺的挑衅，杨坚基本不理，他在接待了南陈使团后，仍然派出了一个使团回访南陈。出发当日，杨坚下诏称：

（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

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

这份诏书，既是大隋向南陈发出的宣战书，也是大隋的讨陈檄文。在诏书里，杨坚历数了陈叔宝二十条罪状，并命人抄了三十万份，分发给南陈百姓，打好思想战和舆论战，为决战做准备。

精力用在内斗上

眼下，陈叔宝是真有点急了，但他并不是为隋兵压境而急，而是在为他的太子陈胤的事儿大为光火。

陈胤完美遗传了陈叔宝的基因，史载他“性聪敏、好文学”，但行为乖张。由于陈叔宝这些年来专宠三阁中那几个宠妃，皇后沈氏一直备受冷落，儿子陈胤自然成为她最牵挂的人，因此她常遣身边的人到东宫看望儿子。陈胤虽然是一个问题少年，但对母亲还算孝顺，也常派东宫的人前去中宫请安。

沈皇后算得上贤后，她不仅素性节俭，对于张丽华专宠后宫之事也从来都是淡然处之，每日读书礼佛。有时见陈叔宝行事过于荒唐，也会上书劝谏，因此陈叔宝早有废后的打算。他见中宫和东宫来往这么频繁，就认定这对母子背后对自己多有怨怼，心中早就恼了妻儿。

后宫是女人展开宫斗的地方，抓对方的过失、在皇帝耳边爆对方的黑料是最常用手段。张丽华和孔贵妃见陈叔宝对沈皇后越发不满，



知道扳倒沈皇后的机会来了，便不断在陈叔宝耳畔吹枕边风，添油加醋地诋毁皇后。

张丽华这样做，是为了将儿子扶上太子的宝座。可即便如陈叔宝这种昏君，也知东宫易主是大事，废嫡立庶会引发朝廷动荡，如果想改立他钟爱的第四子陈深，必须得到大臣们的支持。于是，他在群臣面前试探性地提出这件事。

吏部尚书蔡徵一听，这可是巴结皇上的大好机会啊，马上躬身表示赞成，但他还没说完“陛下英明”这四个字，尚书仆射袁宪就大声喝道：“太子乃国之储君，万民敬仰，你蔡徵是何身份，居然敢在大殿之上随便议论废立大事？”

蔡徵被震慑住，不敢多言。陈叔宝虽然心里有气，但也不好直接反驳袁宪，只说：“蔡徵的建议甚合朕意。”

有袁宪在前面拦着，陈叔宝知道问群臣也是白问，索性不再商议此事，直接于南陈至德三年（585年）宣布贬太子陈胤为吴兴王，立张丽华的儿子陈深为太子。陈深虽为庶出，但举止严肃、品行端正，连近身侍从都很难看出他的喜怒。

改立太子后，陈叔宝便迫不及待地废沈皇后、立张丽华为后提上日程。强敌压境，宗庙社稷即将毁于一旦，南陈居然还在改立太子和皇后这等事情上叽叽歪歪。亡国之后，哪里还有什么皇帝、皇后和太子？

与此同时，杨坚又设置淮南行台，任命杨广为行台的一把手。这个任命，为杨广日后与他哥哥杨勇争斗时抢得了高分。

直到这时，陈叔宝对形势仍然没有一丁点的清醒认识，他还在派王琬、许善心出访长安。此前，每当南陈使团来到大兴城时，杨坚都给予热情友好的接待，而这一次，他下令将王琬和许善心扣在驿馆

里。王琬多次抗议，杨坚都置之不理。

风云变幻

开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杨坚终于下令出兵。

这一天，他来到太庙，庄严地祭告先祖：他要出兵南征，一统神州。此战若成功，则四海之内自汉末以来几百年的分裂局面就可以彻底结束。他不但建立了大隋，也改写了历史，这是很多皇帝无法企及的。

在太庙里，杨坚任命杨广、杨俊、杨素为都元帅，分路南下：杨广出六合（今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杨俊出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杨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

这次出征的将领，仅总管级别的就有九十人，总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大隋几乎所有的高级武将和精兵都出动了。而这一支倾全国兵力的军队受杨广节制，杨广在杨坚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而此时，杨广未满二十岁。南征的实际决策者是高颎和王韶。

数十万水陆之军在长江北岸摆开，东接东海，西据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蔚为壮观。

十一月初二，杨坚在大兴城举行仪式，为出征将士壮行；之后又在其他城池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回到大兴城后，他接到一个重大消息——处罗侯死了。

处罗侯是一个好战分子，趁着与大隋修好、大隋南征之际，出兵向西攻打邻国，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要害部位，也算是战死沙场。处罗侯虽好战，但他对大隋实行友好政策，现在他突然死去，突厥局势



再次变得不可预测起来。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这种局势变化是极危险的——大隋几乎所有的兵力都摆在长江北岸，此时正鼓角齐鸣、万船齐发、向南急驶，如果突厥突然打过来，杨坚根本来不及调兵！

幸亏突厥内部作出的一个决策，让杨坚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又落了回去——他们拥立雍虞闾为大可汗，号颡伽施多那都蓝可汗。这哥们的可汗名号虽然很长，但性格懦弱，不敢对大隋有所动作。杨坚在心中高喊：真天助我也！

薛道衡论伐陈

此时的长江前线。

实际军事指挥者高颎站在岸上，目光扫过波涛汹涌的江面，直望南岸。他虽然长期研究对陈作战的方案，在皇帝和群臣面前陈策时表现得胸有成竹，但灭陈是历史性事件，此前很多北方豪杰也曾站在这里南望，最后都铩羽而归，某些王朝甚至因此急转直下，最后灭不了南朝，自己却先死了，苻坚就是典型案例。所以，当他南望时，心情十分复杂。他收回目光，转头问身边的薛道衡：“今段之举，克定江东已不？君试言之。”

薛道衡也是当时的大才子。他出身世家，天资早慧，年轻时就已才名远播，在北齐与李德林齐名。他在北齐朝廷的主要职责就是接待南陈来使，与其斗口才、拼学问。当时，南陈使者傅縡同他辩论后，对他极为推崇，赠他诗五十韵，薛道衡也步韵而和，而且写得比傅縡更华美。两人的对诗一出笼，旋即传遍大江南北，获得一致赞美。魏收读过之后评论道：“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当时的大名士虽然在外交场上唇枪舌剑，但公事一了，便又以酒就诗、言谈甚欢，而且毫不掩饰对对方的崇敬与赞美。此等风采，确实令人神往。

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还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北齐末年，薛道衡多次建议执政者采取对策，防范北周，可惜未被执政者采纳，后来北齐果然为北周所灭。

北齐亡国之后，宇文邕任命薛道衡为御史正二命士。御史是高官，但加了“正二命士”的后缀，就大打折扣了。在北周官制中，御史之下设有上士、正三命士、中士、正二命士、下士、正一命士这几个品级，“正二命士”离“御史”还有一段距离。

薛道衡十三岁时就写出了让他名声大震的雄文《国侨赞》。他怀有不世之才，却屈居二流小官，心中自然意难平。失望之下，他辞官归故里。当然，这样的名士是不可能赋闲太久的，他很快被征召为州主簿，再入仕途，不过官职仍然不大。

直到杨坚当了辅政大臣，薛道衡的仕途才开挂。“三总管之乱”中，杨坚手下人才有限，就让薛道衡随梁睿去打王谦，薛道衡因此被任命为摄陵州刺史，终于当上了上得了台面的官。不久，他被授仪同、摄邛州刺史。按理说，他应该算是杨坚的死党，可在杨坚受禅时，据说他的表现很令杨坚生气，因此将他除名。后来，杨弘北征突厥，又将他召为内史舍人，管理军内的文件，他的仕途才又有了起色。之后，他一直担任出使南陈的职务。

别看薛道衡是一介书生，但在南陈事务上，他是鹰派中的鹰派。他在接受出使任务时，就上奏杨坚，要求杨坚允许他面对南陈时，可以“责以称籥”。当时杨坚正在实施安抚突厥的政策，精力集中于北部边境，还不想刺激南陈，便告诫他道：“朕且含养，置之度外，勿以言辞相折，识朕意焉。”要求他一定要将韬光养晦的策略贯彻到底，在外交辞令上能让则让，尽量放低姿态。

当时，偏安一隅的南陈盛行名士风度，士大夫们都喜欢文学。而



薛道衡在出使南陈期间，只要有作品问世，“南人无不吟诵”，他成了南陈名士眼中“永远的神”。

由于出使过南陈，又是对陈的鹰派，杨坚将薛道衡派到伐陈的指挥部里，协同高颍指挥作战。当他听到高颍的提问时，马上答道：

“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后汉之季，群雄竞起，孙权兄弟遂有吴、楚之地。晋武受命，寻即吞并，永嘉南迁，重此分割。自尔已来，战争不息，否终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今数将满矣。以运数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兴灭，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上下离心，人神同愤，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备员而已。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尚书令江总唯事诗酒，本非经略之才，萧摩诃、任蛮奴是其大将，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势，其在不疑！”

薛道衡的这番豪言实在激荡人心，我特意收录了《隋书·薛道衡传》中的原文，并大致译为现代白话文：“我们必能攻克南陈，这是不容置疑的！当年郭璞曾有一句预言：‘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现在三百年之数正好到期，以运数而言，这是必然攻克南陈的第一个原因。我主躬履恭俭，忧劳庶政；而陈叔宝荒淫骄侈，酣酒荒色，致使上下离心、人神同愤，这是必然攻克南陈的第二个原因。国之安危兴亡，在于用人，现在陈叔宝以江总为相，总揽朝政，而江总本人除了每日饮酒赋诗、提拔施文庆这些小人外，再无其他，可用之人唯有萧摩诃和任蛮奴，但他们只会逞匹夫之勇，毫无智谋，这是必然攻克南陈的第三个原因。我大隋有道而实力庞大，南朝无德

而实力弱小，他们现有的甲士不过十万，疆域却西起巫峡，东至沧海，仅这些兵力，如何部署？如果分兵，则势悬而力弱；如果聚之，则守此而失彼，这是必然攻克南陈的第四个原因。综上四点，可以断言——席卷之势，毋庸置疑！”

高颍一听，朗声大笑道：“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意思是：听您说了这些成败之理，我豁然开朗了。我原来只是佩服您的才学，没想到您还能运筹帷幄。

首战告捷

揭幕战由杨素发起。

杨素率水军顺流而下，一口气越过三峡，直插流头滩（又名虎头滩，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

南陈将军戚昕早就有所准备。他率领青龙战舰一百多艘驻守狼尾滩（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长江中）。这里地势险要，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处。水战是南朝的强项，又据险而守，要拿下他们，不容易！

杨素的大军从三峡风驰电掣而来，士兵们原本信心满满，但见此险峻后，士气立马跌到底——这仗怎么打啊？！

杨素也是暗暗吸了一口冷气，但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把这仗打下去，而且必须打赢，如果首战告负，军心定会不稳，准备得轰轰烈烈的南征只怕会草草收场。当务之急，是要鼓舞士气。

杨素沉稳说道：“胜负大计，在此一举！如果我们白天下船，他们就会掌握我们的虚实。加之滩流迅急，船只难以把控，我们就会失去上游的有利条件。所以，不如夜里行动，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他们不会想到咱们敢于夜间行动！”

当晚，杨素率领数千艘黄龙船顺流而下，向南陈的水军阵地冲过

去。他命令王长袭率步兵悄悄登上南岸，袭击戚昕的别营；还命大将军刘仁恩率骑兵自北岸向白沙进发。黎明时分，各路部队均到达指定地点，一起发动进攻。

戚昕果然没有想到对方敢于在夜间展开水上行动，摸上人生地不熟的南岸。他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到喊杀声，还以为自己昨晚喝得太多，到现在还未酒醒。正当他摇摇头、想唤醒自己的思维时，门外有人急闯进来：“报大帅，隋军打过来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难道隋军夜间也敢下江？你再说一遍！”

来人满脸是汗，两腿还打着哆嗦：“是真的，江面上全是隋军的船啊！不信请大帅亲自去看！”

此时，帐外已经鼓声如雷，戚昕再怎么醉酒，也彻底醒了。他急忙胡乱披衣出来。隋兵的黄龙舰已经直冲而来，自己手下的士兵慌成一团。再放眼望去，上游的敌船还在继续成片而下，一眼望不到边。在戚昕的认知中，敌人不善水战，肯定会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才敢向自己展开军事行动，而自己完全可以根据敌人的情况及时调整战术，凭险而攻，让敌人损兵折将，哪知隋军神兵天降，现在不仅士兵们乱了，连他本人也乱了。

情急之下，戚昕这个主将居然不管士兵们的死活，自己上岸逃得不见踪影，这下南陈军彻底失去了主心骨。杨素乘胜追击，戚昕部除战死之外，全部成为俘虏。

杨素并没有虐待战俘，而是很讲人道地来了个“劳而遣之”。被释放回去的南陈士兵自然会告诉百姓，隋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而且讲仁义，这就是传说中的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几百年乱世中，各路军阀干尽了丧尽人伦、有违天理的事情，百姓早就盼着仁君圣主派遣王师来救自己于水火，如今有前线士兵亲口告诉自

己，总算盼来了这样的王师，百姓焉有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理？

首战告捷后，隋军信心大增。杨素率领庞大的舰队，扬帆东下。当时，长江沿岸的人们望着江面，但见舟舳蔽江、旌甲曜日，而杨素庄重威严地坐在战舰的甲板上，仪表堂堂、体魄雄健，南陈人望而生畏，皆惊呼：“清河公即江神也！”真把他当男神了！

随着杨素的舰队一路东下，南陈沿岸的各镇要塞纷纷向朝廷告急，请朝廷立刻做好协调，部署兵力。当这些告急文书如雪片般涌向建康、堆满施文庆和沈客卿的长案时，两人都大手一按，统统压下不报。他们知道，皇帝是最不爱听坏消息的，如果将这些消息报告给陈叔宝，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这便是“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的具体表现。

相传，在中亚古国花刺子模，有一个十分奇怪的习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凡是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就会被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去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若将士有罪，则派他们送去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当食物。王小波先生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就叫《花刺子模信使问题》，首发于《读书》杂志1995年第3期，后来收录在王小波先生的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

花刺子模到底有没有这个风俗，正史上无记载，我们后世人也就不不得而知了。不过在其他正史中，记载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例如《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的越国伐吴的故事：“吴人告败于王，王恶其闻也，自刭七人于幕下。”此事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也有记载：“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这两段记载的大意是：吴王夫差担心打败仗的消息传开，就将通报消息者全部杀掉了。



再如刘邦，他打算对付匈奴，而匈奴隐藏实力，把精壮的士兵和肥硕的牛马都藏了起来，只在外留了老弱残兵和病恹恹的牲畜。刘邦前后派了十个使臣，都被骗了，回来就说匈奴羸弱不堪，可以打；只有刘敬谏言说这是匈奴人的圈套，不能打。刘邦为此大骂刘敬：“竖子只会耍嘴皮子，说这种不祥之言乱我军心！”于是给刘敬套上刑具，把他关起来，还差点杀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刘邦轻敌冒进，遭匈奴围困，险些被活捉，史称“白登之围”。

历史中，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夫差和刘邦算是两个典型。施文庆和沈客卿不可能知道“花刺子模信使问题”，但这其中的道理他们不会不明白。既然如此，又何必送自己入虎口呢？

转瞬即逝的警惕

别说臣下不靠谱，陈后主本人更是常搞一些“迷之行为”。

全天下人都知道，对南陈有着致命威胁的是大隋，只有陈叔宝没把大隋当回事儿，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刚刚从江陵投奔而来的西梁降将萧岩和萧玘身上。这两人来投奔时，可不是只带着他们的家眷，而是带了军民十万之众。陈叔宝一见这个规模，心里既激动又担忧——激动的是添了十万可以纳税的子民，担忧的是这十万西梁遗民闹事。

为了防止隐患，陈叔宝将十万西梁遗民分散到边远地区安置，又任命萧岩为东扬州刺史、萧玘为吴州刺史，并派南陈大将任忠率兵驻在吴兴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监视萧岩和萧玘。

江陵向来是繁华之地，这十万西梁遗民追随萧岩和萧玘来到南陈，本以为可以在扬州安居乐业，哪知被安排到艰苦之地，心中充满了不甘与怨念；而萧岩和萧玘满怀诚意地前来投奔，最后就是这样一个待遇，心中也是叫苦不迭。

此时的南陈边防线已是岌岌可危。朝廷安排陈巖镇守江州，陈彦镇守南徐州（包括徐、兖、青、并、扬等郡邑，治所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这两个地方既是江防要塞，更是建康的两大屏障。此时正值年底，马上就到元会了。陈叔宝这个爱讲排场的昏君，居然为了元会而将陈巖、陈彦这两个宗室召回到建康来。更要命的是，他竟然还要求沿江戍守的船只全部跟从陈巖、陈彦返回建康。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机向西梁遗民彰显南陈的强大。当这些舰队浩浩荡荡地东下之后，江面上就再也没有一条船了，等于主动撤除自己的江防系统。这下，长江天险就只剩下滚滚洪流，再无一兵一卒把守了。

南陈的上游诸军看到这个情况，都知道国都危殆，但杨素的舰队塞满江面，南陈军即使想勤王也无济于事。

陈叔宝不仅疑忌萧岩这种投奔而来的外臣，对自己的弟弟陈叔文更是忌惮不已。陈叔文是陈项的第十二子，现任湘州刺史。此人虽然“性情轻险、好虚荣”，但颇有名士范儿，治理湘州时也很有美名，当地百姓对他还是很拥护的。如此一来，便受到皇帝哥哥的猜忌。于是，陈叔宝在酒色活动的百忙中抽空下旨，撤掉弟弟的官职，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湘州刺史，但陈叔宝自己也犯难了：这些年来，他忙于酒色、荒于政事，很少施恩于大臣，派那些未得皇恩的大臣去代替宗室皇亲，真的靠得住吗？

犹豫之际，陈叔宝想到了施文庆，他可是朝中的伯乐啊，总是向自己举荐人才，从没给自己添过麻烦。嗯，这个人可以重用，可以独当一面，那就让他接替陈叔文的湘州刺史之职吧。

就这样，陈叔宝拜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分给他两千精兵，准备派他西上，然后征召陈叔文回朝。

得到这个任命后，施文庆喜得半夜都要在床上舞几下，可他又担

心自己离开朝廷外任后，自己原来官位的继任者会掌握自己处理朝政时的种种内幕，转头就告发到皇帝那里，那就大事不妙了，为今之计就是推荐沈客卿接自己的班。对此，陈叔宝当然没有意见，他命沈客卿在施文庆赴任前，同施文庆一起办公，以便尽快熟悉政务。两个奸佞就这样沆瀣一气，将朝政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时，南陈江防告急，武将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樊毅对袁宪说：“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采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都是战略要地，一定要在这两个地方各部署五千精兵，而且必须配备金翅船二百艘在江上巡逻，以备非常。”

金翅船是大型战舰，甲板上搭建有几层高的楼，各层都有女墙垛口，可以配备弓箭手、长枪兵，远近交战皆宜。楼船上还配备几对拍竿，其中的大拍竿沿船体两侧排列，就像大船的“两翅”，故称“金翅船”。

袁宪和萧摩诃皆以为然，众武将也赞成，于是大家联名奏请陈叔宝按樊毅的建议去部署，可施文庆和沈客卿却不同意。施文庆不同意，是怕把部队都分派到京口，自己无兵可带，湘州刺史这个已经到手的官位就有飞掉的可能。沈客卿不同意，是怕施文庆不能外任当刺史，就会留在原位继续当政，自己就不能专权了。

两人心思不同，但目标一致，便在朝堂上对众武将大声道：“诸位有什么议论请求，不必一定要当面向皇上陈奏，只要写好书表，我等就会立刻转奏。”

袁宪他们一心为国，在弄权方面比起施文庆之流来就弱爆了，对这二人的话信以为真，马上写了奏章，交由施文庆和沈客卿转奏。在忠直之臣看来，大厦将倾，即使独木难扶，也要拼最后一线希望；而在奸佞看来，如果对自己从中谋利有损，即使事关国之存亡，也要千

方百计阻止。

众武将从朝堂上退下后，施文庆和沈客卿拿着奏章入宫面见陈叔宝。陈叔宝览奏后，觉得也有些道理，这二人便赶紧说：“陛下，此是常事，边城将领是完全可以挡得住的，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小题大做，战舰和部队频繁出入，只会造成民众的恐慌。”

陈叔宝一听，两位重臣说得有理，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

没几天，隋军就临江了，隋军派出的间谍也在江南各处出现，南陈的军情危急到已火烧眉毛了。袁宪等人见他们呈上去的奏章毫无音信，焦急之下，连续上书，奏请尽快部署。

陈叔宝一看，也紧张起来，忙叫来施文庆。

施文庆不慌不忙地躬身安慰道：“陛下，眼下咱们的头等大事是筹备元旦朝会。按日程安排，南郊大祀那天，太子必须率领很多部队参加，如果现在向京口、采石增派部队和战舰，南郊大祀的场面就会很难看，我圣朝还有何颜面？”

陈后主这时的脑路似乎又有点清晰起来：“朕看不如暂且出兵，如果江北无事，就顺便以这支水军参加郊祭。”

施文庆想不到陈叔宝还能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他又赶紧劝道：“这样做当然也可以，只是这事要是传出去，被隋国那边的人知道，会笑话我们的！”

可是陈叔宝仍然摇头，不同意他的话。

施文庆一看，心里急了——陈叔宝向来对自己言听计从，这可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的意见产生怀疑。告退后，他马上拿出大量的金银财宝，送到江总面前，差点闪瞎江总的眼睛。江总瞬间就明白施文庆的来意。平时，这厮就是一只貔貅，只进不出，如今大放血，肯定有大事求自己办。



江总笑眯眯地问：“施公有何驱使？”

施文庆作揖道：“劳烦江公入宫面圣，帮下官说服陛下，别派部队去京口和采石，这势必影响南郊大祀，有损我大陈威仪。”

江总一听，这事好办，便笑纳了施文庆的“心意”，然后进宫去做陈叔宝的思想工作。

陈叔宝见江总都出来说话了，只得不再坚持，但见群臣反复奏请部署兵力，所以感到左右为难——这可是他当皇帝之后第一次为朝政的事头疼。他的智商解决不了这等大事，只得将皮球踢给大臣们，命大家认真思考、反复论证后再作决定。

就连江总也没想到，向来不理政事的陈叔宝会认真起来。江总知道，群臣们肯定会坚持“部署兵力”的方案，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绝不能让任何事情夺走已经到手的财宝。

虽然自己劝不了皇帝，但作为朝廷宰辅，他对群臣们还是有办法的。他终于暂时放下诗酒，亲自主持群臣们的讨论。在讨论会上，他对以袁宪为首的出兵派进行了多方压制，讨论会最终不了了之，而陈叔宝也不再理会这事了。

其实，陈叔宝也知道隋兵已杀入家门，但他并没有急着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只是站在琼楼玉宇上望着建康的天空，对待臣从容说道：

“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意思是：王气在此，隋军能奈我何？想当年，齐兵三次大举进犯，周师也两次大兵压境，最后皆遭惨败，隋军又算得了什么！

陈叔宝的历史，估计是体育老师教的。他只知道当年北齐、后周都被南陈击败，但他也不想想，击败北齐、后周的都是什么人：当年陈霸先何等英雄，手下又有几员猛将，这才把齐师数番阻在江北；陈蒨、陈顼两人在位时，宵衣旰食、政治清明、深得人心，这才勉力抵

抗住北周的南侵，保住江南一隅；现在他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奸佞当道、民不聊生、人心尽失，弄权小人为了一己私欲而不惜陷国家于危殆之中，忠直之臣即使有心报效，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

陈叔宝发完感慨后，孔范适时送上了绝佳的逢迎：“陛下英明！长江天险难道是虚设的？自古以来，长江就是为了隔绝南北而存在的，臣不信隋兵都长了翅膀，个个能飞过来。现在边关告急，不过是武将们想建功立业、小题大做而已。臣倒盼着敌军真的渡过长江，如此一来，便有报效我主之机，可惜敌人不给臣这个机会，可恨亦复可惜！”

据说孔范是孔子的第三十世孙，史载他“容止都雅，文章赡丽”，与江总同为狎客，是陈后主最喜欢的那类富有文采又善于谄媚的小人。而且他尤其擅长文饰陈后主之过，还与孔贵人结为兄妹，宠遇优渥，举朝莫及。

陈叔宝见孔范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心中的安全感又疯狂地飙升起来，觉得建康的王气密不透风地笼罩着他，任杨坚如何有能耐，发动多么猛的进攻，建康城也会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恰好此时有人来报说隋军的马匹死了很多，孔范马上躬身道：“这些军马都是我大陈的马，怎么会死呢？”言下之意是：这些马若渡江，必不能北归，都将为南陈所有。

陈叔宝听后哈哈大笑，法言（孔范字法言）真是豪气冲天啊！有这样的能臣，朕何虑之有？就这样，陈叔宝好不容易产生的些许警惕全部蒸发了，他再次开启醉生梦死模式。

王气侧漏

转眼就到了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陈叔宝盼望和筹备已久的

元会终于到来，于正月初一这日如期举行。那帮奸臣做别的事不行，搞这种面子工程，那个顶个都是行家。

陈叔宝按时来到朝堂，准备接受群臣的朝贺。他望着身穿崭新朝服的满朝文武，整齐地班列，只等一声令下，便向他行礼如仪，他的心头充满了作为皇帝的幸福感。哪知，奸臣们将场面布置得华丽异常，但苍天却来了一次示警。陈叔宝才刚坐定，突然间，浓雾四起，朝堂里也是雾气如浓烟，片刻之间，室内的能见度就直降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了。

陈叔宝见雾气弥漫朝堂，大喜过望——瞅瞅，王气多得把朝堂搞得和人间仙境似的，老天爷，朕谢谢你！

哪知，感谢的话还没说出口，一股恶气便窜入鼻孔，辛酸异常。陈叔宝的头脑中刚冒出“不对劲”这个概念，便陷入缺氧状态，意识渐弱，昏睡在龙椅上。

群臣见皇上突然睡着了，都以为是《玉树后庭花》唱得通宵达旦，圣上没有休息好，都不敢惊扰圣驾。陈叔宝就在龙椅上一直睡着，直到申时（下午三点至下午五点之间）才醒来，这个他投入大量精力去筹备、不惜撤掉边防部队来举行的元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至于为何会突然起雾，以及窜入陈叔宝鼻孔的那股恶气究竟是什么，都已是千古之谜。

遍地挂起投降风

就在南陈元会当天，贺若弼一声令下，所属部队冒着奇冷的春寒，千舟竞发，从广陵渡江，又在长江沿岸撕开一道突破口。

贺若弼为伐陈作了长期准备，很早就被杨坚指定为南征的指挥官之一，多年来一直在长江边作部署。他虽是十足的鹰派，但战前准备

工作做得很隐蔽。他将军中的老马全部就地拍卖，然后购买了大量的南陈船只，并将这些船藏匿起来。接着，他收购了五六十只破船，将其停泊在小河里。南陈间谍一看，用这些破船也想装备水军？你们对长江天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看来，隋国是没有战舰的。

贺若弼还要求沿江防守的隋军在换防交接时，务必集聚于广陵。当这些部队开到广陵时，大举旗帜，搞得营幕遍野、声势浩大。对岸的南陈守军见势，以为隋兵要大举进攻了，急忙集结，严防死守。可他们在那里枕戈待旦、要杀个气壮山河时，隋军却毫无动作。连续几次之后，南陈守军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隋兵是在换防。

你们隋国人吃饱了撑的啊，把换防搞得也太有仪式感了吧，害我们紧张兮兮的！

习以为常后，不管对岸的隋兵玩得怎样热闹隆重，南陈守军都懒得理会，就这样渐渐放松了警惕。

贺若弼见对方果然上当，就玩得更加投入了。他派军队沿江打猎，弄得人欢马叫。几番下来，南陈守军又对隋军这个自由散漫模式习以为常，不管对方玩得有多嗨，都心生麻木了。

贺若弼见不管自己怎样折腾，对方都变得漠不关心，便知己达到目的。这一次，他集结部队时，同样搞得声势浩大，而南陈守军继续习以为常。直到隋军南渡时，南陈守军仍然没有警觉。

袁宪等人都曾建议在采石部署精兵，但因施文庆、江总的反对而作罢，所以此时江南重镇已经毫无防守了，隋军如入无人之境。

负责进攻采石的是韩擒虎，他带着五百人半夜从横江浦（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东南，与采石相对）出发，袭击采石。南陈守军刚刚欢度元日，全军上下喝得大醉。韩擒虎顺利登陆后发起突袭，南陈兵毫无抵抗之力。江南重镇采石就这样被韩擒虎轻松拿下，战斗的



激烈程度还不如一场军事演习，连韩擒虎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杨广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已行动，而且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也率主力部队挺进到六合镇。

而此时，离采石不远的建康城里，陈叔宝等一千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狎客们个个都在吟诗写赋、歌功颂德，说南陈正在圣主治下进入空前的盛世，南陈国曲《后庭玉树花》的靡靡之音此起彼伏……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二，居然在酒醉状态下还能逃脱出来的采石戍主徐子建拼命逃到建康，向朝廷报告——采石已经失守！

采石一失，建康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了。只要头脑正常的人接到这个报告，都会吓得面容失色，马上准备撤离，留得日后反击。可陈叔宝居然无动于衷，直到翌日才通知大臣们来开会，告知大家采石失守的消息，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众臣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吱声。而陈叔宝依然镇定如故，丝毫没有气急败坏。

见群臣都低头不语，陈叔宝只得自己拿主意。第二天，他下诏：“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蛋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这几句话，虽然文辞工整、铿锵有力，但实际内容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戒严。

采石都被人家占领了，站在建康城头都能闻到北朝人的气息了，当然得戒严。陈叔宝虽然认为建康的王气浓郁得能把他熏死过去，但战斗还是要进行的，他终于进行了军事部署：任萧摩诃、樊毅、鲁方达为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庆为大监军，遣南豫州刺史樊猛（樊毅的弟弟）率舟师出白下（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北），散骑常侍皋文奏镇守南豫州（辖境包括今安徽省、江苏省、河南省、湖北省这四省的部分地区）。

从陈叔宝的安排来看，他对萧摩诃等人仍然心存猜疑，这才叫施

文庆当萧摩诃的监军。监军可是代皇帝看住军事指挥官的职位，监军的那双眼睛不用观察敌情，只需要死盯着指挥官即可——都到了生死关头，陈叔宝仍然不惜刀刀向内，防内甚于防外。

仅仅调兵遣将是远远不够的，总要有士兵真正投入到战斗中才行。到了这时，陈叔宝才吃惊地发现，建康的部队人数太少了，根本应对不了大战。情急之下，他设立重赏，征发僧道等出家人服役，要求他们丢下法器、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在陈叔宝手忙脚乱地凑人数时，贺若弼已经攻拔京口，活捉南徐州刺史黄恪。至此，建康的两大屏障尽陷隋军之手。而隋军纪律严明，做到了对百姓秋毫无犯。

贺若弼在拿下京口之后，有一名士兵想喝几口酒来庆祝胜利，就到街上买了几斤酒。贺若弼知道后，将这名有违军法的士兵立斩不饶。然后，他像杨素一样，将六千名南陈战俘全部释放，而且让他们饱餐后再出发，还发给盘缠，助他们回归家园。更重要的是，贺若弼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份宣传单，让他们转告江南的乡亲父老，王师很快就会救他们于水火。这个举动果然收到良好的效果，南陈军民都引颈而望，只要隋兵开到，立刻投降迎王师。直到此时，南陈军还没有哪路部队主动出击，抵抗源源而来的隋兵。

南陈主将之一樊猛刚刚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可他人还在建康，只得让儿子樊巡代行刺史之职，驻守姑孰（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姑孰镇）。

樊猛乃悍将，当年他率部追随王琳、攻打萧纪时，屡立战功；之后又随同王琳与陈霸先手下的几大战将对阵，竟将他们全部生擒过去。王琳失败后，他归顺了南陈。都说虎父无犬子，可他的儿子樊巡的军事才能远不及父亲，在韩擒虎进攻姑孰时，樊巡咬紧牙关，也只守了

半天就被攻克，樊巡本人和樊猛所有的家人都成了韩擒虎的俘虏。

跟樊猛一同临危受命的皋文奏就更弱了，才跟人家接触不到一个回合就宣布失败，拼尽吃奶的劲儿抱头而回，向陈叔宝报告——我被人家打败啦！

皋文奏虽不是名将，但好歹也是陈叔宝眼下能调遣的抗敌四大将之一，就这么被人家揍得毫无还手之力，这要是拍成影视剧，观众刚坐在沙发上，还没来得及吃一口薯片，他就“领盒饭”了。

皋文奏个人的失败不算什么，但对南陈士气影响太大了——连朝廷对其充满期望的皋大将军都如此不堪一击，别人还敢和隋军交手吗？再加上隋将利用俘虏为隋军充当宣传喇叭，百姓们早就盼星星、盼月亮地期盼隋军的到来，韩擒虎的大军一开到，南陈百姓都自发到军门拜谒韩大将军，大家排着长队，昼夜不绝。见此情景，南陈众将心里仅存的一丝斗志也随风而散了，只等着归顺大隋。

又用又疑

不过，还是有人誓死抵抗到底的，这个人就是鲁广达。

鲁广达也是南陈的宿将。在“侯景之乱”时，他就随其兄鲁悉达起兵。后来，他因军功受封晋州刺史，全程参与了“侯景之乱”的平定。在萧绎时期，他是王僧辩手下的得力战将。后来，他又归顺陈霸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湘州刺史华皎造反时，鲁广达随吴明彻前去剿灭，立下了大功。之后，他出兵三峡，招抚定、安、蜀三州，巩固了南陈的西部边防。他虽然在战场上打得奋不顾身，给人的印象是莽汉一个，但其实他的心思极细。任巴州刺史时，他对北周的防范甚是严密。他发现北周在蜀水边上大规模建造船只、屯贮粮草，就知道北周在作抢占江北的打算。他不动声色，秘密联络郢州刺史钱道戡一起

出兵，向北周发起偷袭，把北周的船只和粮草付之一炬，然后泰然率兵回到巴州。

当时的南朝官员，几乎就是奢侈腐败的代名词，但鲁广达却是浊流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他为人清廉、待人真诚、爱民如子，因此深得巴州百姓的拥戴。当他在巴州任职期满时，巴州百姓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他继续在巴州当他们的父母官。于是，他又在巴州刺史一职上延了两年。

陈顼发动太建北伐时，鲁广达积极参与其中。他率部收复了淮南旧地，之后与北齐军在大岷会战，取得重大胜利，在战场上将对方指挥官张元范斩首，并攻克徐州，当场被任命为都督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但在陈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北周大将梁士彦南征包围寿春时，鲁广达被打败，使得淮南之地又尽数丢失，他因此被免职。不过，这样的免职同当年诸葛亮请辞一样，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南陈的人才本就不多，哪能真的让鲁广达这样的战将赋闲？翌年他就被起复。回归沙场后，他与樊毅搭档，率兵北伐，连克郭、默等城。陈顼对他的战功大加表彰，任命他为使持节、西平将军，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诸军事，率水军四万镇守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多次击退北周的进犯。

如果南陈朝廷继续让他手握重兵驻扎江夏，全面负责郢州以上七州的全部军事行动，杨素等人南下的阻力就不是一般大了。可是，陈后主既无战略眼光，也无识人之明，他那双眼睛一接触到这些武将，心中的猜忌便油然而生。他对隋军很放心，却对自己的将领起疑心。即位之后，他就把鲁广达的兵权夺了，召其回朝当安左将军，一阵折腾后又晋升其为中领军——职务虽然越来越大，但手里的兵权却越来越单薄。

鲁广达虽然在朝为官，但他的家人仍在新蔡（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他的两个儿子鲁世真和鲁世雄对南陈已经失望至极，看到别人都排队去向韩擒虎投降——投降韩擒虎在南陈已经成为武将的一种潮流——他们也率部跑到韩擒虎那里，办理了投降手续。大家都投降了，我们独木难支，何必做困兽之斗，与仁义之师为敌？

韩擒虎这些天来收编了大量前来投降的南陈武将，其中很多武将，他只是招待一餐后便令其解甲归田了。现在见鲁广达的两个儿子也归顺大隋，知道这才是收服重量级人物的一步好棋，心中喜不自胜。他热情招待鲁氏兄弟，一番推杯换盏、推心置腹后，鲁氏兄弟对韩擒虎极为拜服。也不用韩擒虎说什么，他们主动拿起笔，给还在建康的父亲写了一封劝降的家书：朝廷腐败至此，请父亲不要再固执愚忠，您为国出生入死，却备受昏君猜忌，不是我鲁家对陈家不仁，而是他陈家对我鲁家不义！

鲁广达此时正率部驻扎在建康，收到这封家书后，居然主动向陈叔宝报告，当面向陈叔宝请罪。陈叔宝无论怎样猜忌武将，也知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不能处分鲁广达，只得和颜悦色地劝慰道：“令郎是令郎，鲁公是鲁公，朕深知鲁公的忠心，望鲁公尽忠报国。”说完，还赐给鲁广达金银财帛，让他回营做好本职工作。从这件事来看，那些皇帝安抚臣下的基础操作，陈叔宝还是玩得转的，只是他将玩乐当成人生的第一要务，穷奢极欲、宠信奸佞、懒政怠政，先辈拼命打下的基业，就这样被他这个不肖子孙给断送了。

虽然暂时稳住了鲁广达，但陈叔宝终究放不下心中的猜忌，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樊猛。此时，樊猛和蒋元逊率八十多艘青龙大船在白下（位于今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该区已撤销）巡游，以防备六合的隋兵。六合的隋兵指挥官正是杨广。六合在建康的北面，稍一放

松，隋兵就可以直击建康。由此可知，樊猛肩负着看守家门的重任。但陈叔宝的疑心一起，什么重任就都不重要了。

当然，他怀疑樊猛是有理由的：樊猛的妻儿眼下都被隋军控制，江南又遍地挂起投降风。别人投降也就罢了，要是樊猛带着那八十艘大船投奔了杨广，建康立马就完蛋——建康的王气再怎么浓郁也挡不住啊！陈叔宝为这个事，停了几天的《玉树后庭花》合唱，冥思苦想解决的办法，他脑海里最后蹦出的念头是——派镇东大将军任忠去取代樊猛，但他又不好意思直接对樊猛宣布这个决定，就叫萧摩诃去找樊猛，采取迂回的谈话方式，慢慢接近这个话题。当萧摩诃小心翼翼地把陈叔宝的这个想法提出来后，樊猛瞬间脸色大变。萧摩诃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陈叔宝，陈叔宝听后也不敢吱声，生怕樊猛受到刺激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这个想法最终只能拍回脑海里。

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陈叔宝是“又用又疑”。因为猜忌把自己搞得越发被动，何苦来哉！

目吴会于云间

陈叔宝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南陈前线就更被动了。

贺若弼和韩擒虎分工合作，一个从北道出发，一个从南道挺进，两路并驾齐驱，向建康夹击而来。所到之处，南陈沿江诸戍毫无例外地望风而降。贺若弼分兵占领了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切断了南陈援军的通道，然后率领主力部队进逼建康。

贺若弼这个行动，立刻使建康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逼得陈叔宝提前同隋军进入决战。南陈各地的部队之前就没有参与抵抗，此时早已降的降、散的散，几乎无任何勤王之兵。

陈叔宝也觉得光凭王气是保不住性命的，急忙进行部署，命他的



弟弟——豫章王陈叔英（南陈高宗宣帝陈顼第三子）屯驻朝堂。陈后主万万没想到，盛大的元会才刚结束，盛世颂歌的余音还在绕梁，朝堂就成了抗击隋军的前线。

陈叔宝又命萧摩诃屯驻乐游苑、樊毅屯驻耆暗寺、鲁广达屯驻白土冈、孔范屯驻宝田寺——这哥们到处吹牛说全国只有他一人是文武双全的人才，他这辈子最恨的是隋军没有打过来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现在人家数路大军隆重开来，他那张嘴倒像是丧失了说话功能似的，一言不发，只老老实实在地听从陈叔宝的安排，满脸是汗地守在宝田寺内。另外，任忠也率部赶来，屯兵朱雀门。

此时，南陈几名猛将都守在建康城四周。一看这个形势，就知南陈必亡。战端才起不久，隋军就兵临建康，并切断了建康与外界的联系，使其成为无援的孤城。尽管当年南朝数次取得国都保卫战的胜利，但每次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敌人赶走，而现在的情形相比往时，已经大大不同。以前，南朝的将领都是当世名将，勇悍无匹；北朝的皇帝也无吞并江南的雄心壮志，因此杀到建康外围的都不是北朝的主力部队，大多是一些偏师，被南朝部队一阻击，便进退失据，以失败告终。现在，隋朝倾全国兵力南下，杨广、贺若弼、韩擒虎率领的大军直捣黄龙，杨素的数千战舰在长江上破浪东下，死死堵住南陈增援建康的水师；况且南陈朝廷人心不齐，君臣都将精力花在了奢侈享乐、钩心斗角、相互猜忌上，哪有心思花在国政军政上？真真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就算隋军没打过来，内耗最终也能消磨完这个偏安江南一隅的小朝廷的寿命。

几路隋军从从容容地向建康开来：贺若弼进据钟山，把大营屯驻于白土冈之东；杨广派他的总管杜彦率兵前来，与韩擒虎会合，然后驻扎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则以水军出九江，正好碰上南陈大将纪

瑱，还没开打，南陈水军便纷纷丢掉兵器，向隋兵投降了事。

杨广将这些情况全部报告给了杨坚，杨坚龙颜大悦，立刻大宴群臣，向大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杨坚举目南望，直有“目吴会于云间”之感。

奸佞误国

此时，陈叔宝在被围困的建康城里坐卧不安，晕头转向。本来建康城里还有十余万甲士，但他天生怯懦，又对军事一窍不通，面对此等困境，不知如何是好。他愈发感到前途渺茫、生死未卜，最后难以抑制地大哭起来，这一哭，就再也停不下来，白天哭，晚上也哭，可是情况不是因你哭得感天动地就能向好的，堆积如山的军政事务需要处理，大臣们的奏章、各处的告急文书还在源源不断地擦到他的龙案上，而他的脑子已经满是浆糊，即使你让他唱一曲他最拿手的《玉树后庭花》，他也会跑调。

陈叔宝要忙着哭，就把朝廷大事继续交由施文庆处理——他忘记了，正是施文庆他们极力反对在京口、采石部署部队，这才让隋兵毫无阻力地渡江而来，在短时间内逼近建康。造成如此绝望的局面，现在居然还把朝政交由施文庆处理，这同挥刀自刎有什么两样？其实陈叔宝一直以来都在做挥刀自刎的动作，而且做得不亦乐乎。

陈叔宝虽然已经处于无脑状态，但施文庆的脑子却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力阻袁宪在京口和采石部署防守，已经让群臣对他恨之入骨，几乎所有人都将他视为国贼。如果这次诸将护国成功，皇帝就会对他们大加赏赐，还会反过头来追究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他再次接受陈叔宝的委托时，他想的并不是破敌之策，而是如何让这些武将不能立功。他对陈叔宝说：“陛下，这些将



领平时便心怀不满、阳奉阴违，眼下正是危急存亡之秋，万万不可信任他们！”

如果杨坚能亲耳听到施文庆的这几句话，一定会握住施文庆的手，激动地表示感谢。

陈叔宝虽然对施文庆的话深信不疑，但他们两人都知道，现在卸掉武将们的兵权，就只有他们这对活宝守城杀敌了，他们不想送死。

武将们虽然知道陈叔宝是个奇葩，施文庆是个奸佞，但他们以为到了这个时候，陈叔宝的头脑总该有点清醒，施文庆的奸猾也该有所收敛吧，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局面或许还可控，于是不断地提出作战方案，可建议上奏之后，都得不到采纳。陈叔宝只是两眼无光地望着奏章，什么话也不说，而施文庆则死守一个原则——凡是诸将的主张，他都坚决反对。就算真的亡国了，凭他那一身巴结逢迎的本领，还怕哄不了新主？

当初贺若弼进攻京口时，萧摩诃请求带兵迎战。

陈叔宝问施文庆：“可以吗？”

施文庆摇摇头。于是，陈叔宝否了萧摩诃的请求。

当贺若弼一部进到钟山时，萧摩诃又请求出战，并指出：“贺若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如果派我出兵掩袭，定可取胜。”

萧摩诃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贺若弼的进军速度太快，其他路部队都还在半路上急行，所以贺若弼一部绝对算得上孤军深入，而且南征一直进展顺利，隋军从未遇到像样的抵抗，难免轻敌，那时南陈若能集建康全军之力奋勇一击，定能收获攻其不备的效果，暂时止住敌军前进的脚步，大大提升自家的士气。可以说，陈叔宝只要敢于派萧摩诃出击，胜券绝对在握，可惜作战计划又被施文庆给搅黄了。

虽然这对昏君佞臣一次次地否决萧摩诃的建议，但大敌当前，他

们自己又想不出退敌之策，只得又将萧摩诃和任忠请到宫中。

任忠见这对活宝的神色焦急万分，以为这次他们会听从自己的建议，便道：“兵法有云：客贵速战，主贵持重。现在咱们足兵足食，完全可以凭险固守台城，沿着淮河修建防御工事，不管他们有多少兵力打过来，我们都固守不战。同时，我们分兵截断江面，让他们不能音信相通。请陛下给臣一万精兵、三百艘金翅船，顺江而下，袭击六合。如此一来，隋兵定会以为他们渡过江的将士已经全部被我们击杀或俘虏，锐气自然受挫。此外，淮南一带的百姓民心可用，如果听到是臣率军前来，一定会群起响应，臣再扬言进攻徐州，断敌退路，敌人的各路部队就会不战而退。待到雨季，江水上涨，上游的周罗睨等部就可以顺流而下，前来增援，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解。”

这个作战计划堪称绝望中的希望。哪怕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只要作战方案正确、君臣上下一心，还是有转机的。

哪知陈叔宝看了施文庆一眼后，又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施文庆不同意。为什么施文庆不同意呢？因为施文庆本人也觉得这个计策太妙了，绝不能让任忠立下战功。

当天的宣召就这样结束了。在萧摩诃和任忠离开后，陈叔宝又和施文庆进行了商议。施文庆坚持“凡是能令武将立战功的，我都要坚决否定”的原则，既然任忠说不能速战，那我就偏要速战！

第二天，陈叔宝又把萧摩诃和任忠召入宫，对他们说：“老是这样跟随军对峙，搞得朕心烦意乱，望萧公主动出击，打破僵局。”

任忠一听，不由大惊，当即向陈叔宝叩头高喊：“陛下，万万不能，万万不能啊！”

你们这是嫌送死送得不够快啊？！

此时，长期潜水的孔范又出来冒泡了，大声说：“请陛下尽快决定与

隋军决一死战！只要派臣出马，我军必胜。臣必将为陛下勒石燕然！”

这几句话说得掷地有声、豪气纵横，让本来愁容满面的陈叔宝精神为之一振：“孔公说得好！朕准了！”他又转头对萧摩诃说：“公可为我一决！”他还是强烈要求萧摩诃率军与敌人拼死一搏。

萧摩诃本来与任忠的思路是一致的，但现在看来，陈叔宝是铁了心要在作死的路上一路跑到黑，自己再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得说：“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

陈叔宝倒不吝啬钱财，拿出不少来劳军。为了让萧摩诃放心，陈叔宝还将萧摩诃的家人接到宫中，发誓与之休戚与共——实际上是以其为人质。萧摩诃当然明白陈叔宝的心思，皇帝对他们这些武将甚为猜忌，如果以自己的家人为人质，皇帝的疑心可以稍减一些，那么他愿意受点委屈，只要自己可以在战场上放开手脚。萧摩诃一心为国，没想到陈后主奖赏给他的，竟是“一片绿绿的草原”……

老将很心寒，后果很严重

开皇九年正月二十日，陈叔宝终于下达了决战的命令。他的部署如下：鲁广达率兵在白土冈摆下阵势，处于各军的最南边，往北依次是任忠部、樊毅部、孔范部。萧摩诃部在最北边，面对的是隋兵的主力。

这么一排列，就成了一条长达二十多里的阵势，虽然连绵不断，但首尾进退却互不知晓，无法配合。

其实，即使摆了这么一个一字长蛇阵，陈叔宝仍然有取胜的机会。贺若弼依旧轻敌，当他得知南陈军出来结阵之后，立刻跑到山顶，观望南陈的阵型。看到这个一字长蛇阵之后，心情便放松下来，下山之后，就与所辖的七个总管带领八千士兵列阵对敌。

萧摩诃是陈霸先时期的老将，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虽然谋略不多，但却是抓战机的高手。当年吴明彻第二次北伐时，在北周军准备切断南朝水师的退路时，全军就只有萧摩诃看透了敌方的用意，建议吴明彻趁王轨阻断行船通道时把部队撤回去，但吴明彻不听，结果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萧摩诃所部全军而还。

前些日子，萧摩诃提出的几个战术，都是看准了打败贺若弼的大好机会而提出的，但陈叔宝和施文庆否决了他的提议。在否决萧摩诃提议的同时，他们也将南陈的最后一线生机掐灭了。

而此时，陈叔宝终于把前线指挥权交给萧摩诃了，但萧摩诃却无动于衷，没有下令全军出击。

这是为什么？

难道萧摩诃这员百战名将临阵胆怯了？

当然不是！萧摩诃按兵不动，只是因为他不想打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在他领兵在外、出生入死之时，他所效忠的皇帝竟让他想痛心地唱“爱是一道光，绿到你发慌”。

事情是这样的：不久前，萧摩诃的夫人去世，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萧摩诃的家人被陈叔宝接入宫中、拜见皇帝时，陈叔宝一见这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两眼瞬间就被拉直了——原来世间还有这般摄人心魄的美娇娘，萧摩诃啊萧摩诃，你不但在战场上神勇，审美眼光竟也如此非凡。

就这样，陈后主迫不及待地等不及将臣子之妻招待到了龙床上……

陈叔宝以为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萧摩诃现在正在战场上，哪能知道宫里的事儿？但萧摩诃还是知道了，知道的时间点正是在可以全面出击、奇袭贺若弼的时候。

你搞了我老婆，我就搞掉你的江山！



其他人都在等着萧摩诃下令，只有鲁广达率部同贺若弼厮杀，两人在那里斗得旗鼓相当。此时贺若弼仍然是孤军奋战，而南陈的几支部队就在边上观望，却无一支部队出来夹击贺若弼部。但凡有一支南陈部队出来增援，贺若弼的这支孤军很可能全军覆没。

贺若弼没有想到南陈兵居然还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也不由胆战心惊起来。他知道，目前在观战的南陈诸将，如萧摩诃、樊猛、任忠等人，无不身经百战，此时如果围攻他，他今日定要战死沙场了。哪知，当他跟鲁广达拼命时，那几个浓眉大眼的好汉居然作壁上观，无人出手，尤其是最生猛的萧摩诃，更是静如处子。贺若弼百思不得其解，但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了。见贺若弼有冒冷汗的迹象，鲁广达拼得更来劲了，硬是多次击退贺若弼部，斩敌三百人。

贺若弼心下大骇，眼见鲁广达越战越勇，自己则越来越吃力，贺若弼无奈之下放了一把火，借浓烟逃离战场。南陈军没有乘胜追击，他们的指挥系统已经处于瘫痪状态，鲁广达部的士兵也已经不听约束，个个抢着去割倒在地上的敌人的首级，回去报功领赏。

虽然做了鲁广达的手下败将，但贺若弼并没有落荒而逃。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敌人的阵线中撕开一道口子，而非争个人的一时高下。他见敌人没有追击过来，就知道南陈军大多已不愿战斗了。他冷静下来分析敌情，得出结论：鲁广达部、萧摩诃部、樊毅部、任忠部是不能惹的，但孔范这个草包率领的部队一击即溃，是绝佳的突破点。于是，贺若弼调整战术，把矛头对准了孔范。

孔范这些天来，一直都在说恨不得跟敌人遭遇，好实现因功封太尉的梦想。不知哪位神仙大姐把他的话说当真了，真的让隋军挥着寒气逼人的大刀杀将过来，这个自诩为全国唯一一位文武双全的大才，除了面无血色地愣在那里、抖得毫无节奏感外，连个抵抗的命令都发不出。

贺若弼大喜，果然不出自己所料！贺若弼部的士兵也把在鲁广达那里受的憋屈发泄在孔范这里，连个主心骨都没有的孔范部士兵哪里是对手？结局就是孔范部全军溃逃，孔范本人也在乱中逃得不见踪影。

此时诸路大军排成一字长龙，胜败与共，孔范部一乱，马上就影响到其他各军，南陈的一字长蛇阵随之全乱了套。再加上萧摩诃这位总指挥官按兵不动，其他几名将军早已无心再战，任由局势崩塌。贺若弼大喜，纵兵厮杀，南陈军全线溃退。

生死存亡之际，陈后主居然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色心，惹得老将很心寒，后果很严重。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以萧摩诃之勇，要杀出乱军、逃命回去，那是绰绰有余的。然而，此时的他已经处于高度麻木的状态，或者说应该说他处于高度冷静的状态——他压根就没打算逃回去见那个侮辱臣子、荒淫无度的昏君。就这样，他从容地被隋军俘虏。

萧摩诃被押到贺若弼面前。面对这个劲敌，贺若弼冷声道，推出去斩了！

萧摩诃听后，神色自若，无所畏惧。

萧摩诃为陈家几代人打拼，赤胆忠心，战功赫赫，是南陈最资深的老将。南陈前三位皇帝对他恩宠有加，不管陈叔宝如何昏庸，他依然为报先皇之恩而为国尽忠。君辱臣妻，他可以当“断头将军”，但绝不能当“绿帽将军”。死于敌手，也好过回去受辱。

贺若弼见萧摩诃虽然满脸风霜，但神情慷慨泰然，不由心生敬佩，便亲自上前为他松绑，以礼相待。

且说任忠顺利逃回台城，面见陈叔宝，把大败的前前后后向陈叔

宝奏明，然后淡淡然地说：“陛下好自为之，臣已经无能为力了。”

陈叔宝一听，顿时急了：曾经大放豪言的孔范成了南陈军的搅屎棍，令他这时也知道施文庆亦是不能帮他退敌的。眼下的情形，跟任忠当初预测的几乎分毫不差，看来只有任忠能救他了。

到了现在才有这个觉悟，为时晚矣！“亡羊补牢”之类的话，说说也就罢了，若是羊都跑光了，修补羊圈又有何用？

但陈叔宝仍然要作最后的努力。他拿出一堆金子赠予任忠：“请将军拿这些金子去招募壮士，以后朕都听你的！”

任忠一看，现在才都听我的，晚了！这是你自己作死！

任忠冷冷地看着那堆金子，默不作声，不知在想些什么。良久之后，他平静地对陈叔宝说：“陛下，眼下招募兵力，已经来不及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准备好船只，逆江而上，到上游去跟主力部队会合，臣愿拼死护送陛下！”

陈叔宝之前百般忌憚武将，如今却又傻乎乎地将身家性命交给任忠。殊不知，此时的任忠，已经不忠了。

陈叔宝抓着任忠的手道：“一切但凭将军安排！”

任忠心里一阵苦笑：你以前要是这么对我，何至于有今日？

任忠退下后，陈叔宝就在原地坐等，他已命宫人收拾好行装，等任忠一回来，立马跑路。可是一千人早已装束停当，就是不见任忠的身影，陈叔宝不禁埋怨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老任办事还这么拖拖拉拉，时间就是生命啊！

就在陈叔宝一边傻等一边口出怨言时，任忠带着一队亲兵出城，向新林浦方向急驰——不要以为他跑错了方向，韩擒虎的部队正从新林浦方向而来，任忠就是要去投奔韩擒虎的。他在石子冈那里迎面碰上韩擒虎，马上签了降书，然后带着韩擒虎一部向台城进发。

南陈吏部尚书蔡徵守在朱雀桁（朱雀桥），一听韩擒虎将至，马上跑路，手下的士兵也是瞬间就不见踪影。任忠带着韩擒虎进了朱雀门，一些还没有逃散的南陈士兵准备作最后一搏。

任忠独骑上前，向他们挥挥手：“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打什么？”

士兵们一听，全部丢下武器，四处逃散。韩擒虎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进了建康城。

南陈的朝臣们见隋军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城，而且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兵，皆无抵抗，也纷纷撇下他们“敬爱”的皇帝，逃得不知去向。平日里这些人满口的“陛下圣明”“为陛下效犬马之劳”，真到报国之时，跑得比博尔特都快。所以说，“真心”这种话，是口中随便说说就算数的吗？

当然，还是有人尽忠到最后一刻，这个人就是袁宪——就在几天前，他还是陈叔宝、江总、施文庆这几个昏君佞臣打压得最严重的人，而且打压的原因居然是他提出了正确的抗敌策略。眼下那些只知巴结奉承的奸佞逃得不见人影，而他却对陈家不离不弃，仍然威严地立于殿中——这是原来大臣们上朝的地方。他曾“抹黑”过南陈的“盛世”，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朝廷马上就要万劫不复，但“歌颂”的人都走了，只有他这个“抹黑”的人留下了。

时移世易，世事难料，一切都转换得太快了。

袁宪的心里并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他只是在忠于自己的内心——既然把自己交给了陈家的社稷，看到昏君胡作非为，他必忠言直谏；看到国家危在旦夕，他必赴汤蹈火。作为臣子，他已经尽力了，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先皇。

江总也还在，继续留在尚书省中。这哥们醉心诗酒，将政事都交给施文庆，自己当个空头宰相，没想到此时表现得还蛮重情义的。

落井下石

空荡荡的大殿中只有袁宪还在屹立着，往昔千人合唱《玉树后庭花》的仙音仿佛前世的记忆，如今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在骄奢淫逸中醉生梦死了那么多年，陈叔宝终于梦醒，他对袁宪说：“朕从来待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

发完感慨后，恐惧瞬间充斥了陈叔宝的内心。他那双被声色浸泡了多年的眼睛惊恐地环视着大殿，不知为何，只觉得这个他所熟悉的大殿变得陌生而阴森，似乎到处都有狰狞可怖的鬼魅，他们纠缠着他，向他索命。他浑身战栗，却无处可藏。

袁宪见状，对抖成筛子的陈叔宝正色道：“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欲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依梁帝见侯景故事。”

袁宪希望陈叔宝像萧衍当年那样，在侯景进入台城时，依然保持着皇帝的尊严。

陈叔宝不是萧衍。萧衍在位后期虽然行事失常，除了舍身佛寺、精研佛学之外，就是宠信朱异、侯景等人，难逃君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魔咒，可他毕竟是开国之主，曾指挥千军万马，定计夺天下，也曾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生死面前，他做得到坦然自若。而陈叔宝是标准的纨绔子弟，虽然年幼时被扣留在江陵，但作为陈霸先的亲属，除了不能自由进出襄阳，还是享受到了北周的礼遇，仍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即位之后，更是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这样的人，意志自然薄弱。

听到袁宪的话，陈叔宝从龙椅上跳了下来，飞奔而去，还丢下一句话：“乱兵之下，凶险至极，哪能拿性命去冒险？朕自有办法！”

这时，宫里乱成一团，人们正忙着各自逃命。陈叔宝看到一个十

多人的逃跑团队，便加入进去，他们从后堂冲出景阳殿。陈叔宝见庭院里有一口井，就想跳进去。

袁宪跟着跑出来时，见陈叔宝居然要跳井，急忙阻止——这也太丢大陈的脸面了吧？跳井是小宫女所为，堂堂大陈皇帝，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他上去苦苦相劝，陈叔宝就是不听，还绕过他，继续扑向井口。

这时，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也赶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井口，使陈叔宝投井无门，但他仍然奋力相争，君臣二人在井口处拉扯，争到最后，袁宪和夏侯公韵没有办法，只得让出井口，陈叔宝这才如愿入井。

刚跳入井中，隋兵就冲了进来。他们听说南陈末帝已经跳井，便围住井口往下看，发现这是一口不算深的枯井，就大声呼喝，叫陈叔宝上来。

隋兵在井边弯着腰，努力把声音灌入井内，但仍得不到回音。最后，隋兵不耐烦地喊：“再不出声，我们就往井里扔石头了，让你体验一下‘落井下石’的滋味！”

陈叔宝一听，急忙大叫：“不要扔石头！会出人命的！”

袁宪和夏侯公韵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想多了，这口井并不深，陈叔宝并不是要死社稷。

隋兵找来一根绳子，抛下去拉人。当他们往上拽时，感到非常沉重——这个亡国之君的体量有多大啊？当井里的人被拉出井面时，隋兵才发现，原来是三个人绑在一起同时上了井，除了陈叔宝，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妃。

袁宪和夏侯公韵这下彻底明白了，难怪陈叔宝一定要跳井，原来事先跟两个宠妃约好了，她们先下到井里，等陈叔宝下来。看来陈叔宝这段时间为保命费了不少心思。

虽说南陈偏安江南一隅，可你陈叔宝到底还是帝王之尊，不指望你开疆拓土，只希望你能当个守成之君，守住祖宗基业，可你只知享乐，让靡靡之音充斥你的耳朵，再也听不进忠良的谏言；断送江山后又贪生怕死，躲到这口枯井里，还没一炷香的工夫就被敌军拉了上来，陈家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袁宪仰望苍天，什么也不想说了……

差点被废的沈皇后倒表现得镇定从容。本来，陈叔宝已经启动了废后程序，只是隋兵来得快，他一时挤不出时间，这才让沈氏当皇后当到了亡国的这一刻。她似乎对今日之事早有预料，所以显得神色如常。太子陈深这时才十五岁，同样保持着东宫之尊，在房中端坐如故，他的舍人孔伯鱼侍立于一旁。

隋兵破门而入，陈深端坐不动，对隋兵沉稳说道：“戎旅在途，不至劳也！”意思是，你们一路行军，没有累着吧？

陈深的表现，令隋兵暗生敬意。袁宪也在心里长叹，没想到到最后，大陈竟靠一少年来挽回些许颜面。

争夺头功

南陈宗室在建康还有百余人，陈叔宝怕他们会乘乱谋反，便将他们集中到宫中，由豫章王陈叔英看管。眼看台城失陷，陈叔英也带领南陈宗室出来投降。至此，建康城里的南陈宗室已全部投降，只有一个外姓人还在抵抗，他就是鲁广达。

鲁广达继续带着他的残部跟贺若弼在乐游苑死磕，虽然一直在损兵折将，但他仍然没有停止冲杀，一直打到天黑。只要陈叔宝一刻没有投降，他就会为大陈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他得知台城失陷、大陈已经覆亡时，终于放弃了抵抗——他效忠的对象已经荡然

无存了。他丢下武器，脱掉血迹斑斑的戎装，面向台城跪拜痛哭，之后对手下说：“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兵们听后，皆泪流满面，同他一起放弃了抵抗，成为隋军的俘虏。

贺若弼得知韩擒虎已经进入台城，把最大的功劳抢到手，只觉得怒火中烧：本来他是最先来到建康城门外的，又是他将十万南陈主力一战击溃的，结果因为鲁广达绊住手脚，让韩擒虎捷足先登，生擒了陈叔宝——逮到一个亡国之君，这可是头功啊，错过了这一次，就再也没有下一次了！

恼怒的贺若弼冲进建康城，想杀入台城抢点功劳。此时，台城各门的卫士都已逃散干净，当他连夜赶到北掖门时，拍了几下大门，没有人打开，一怒之下，他放火烧了大门。入城后，他冷着脸下令，将陈叔宝带到他面前。

这一日间，陈叔宝先是被群臣所弃，然后跳到井里，接着又被隋军逼出来、成为俘虏，一连串的惊吓，让他六神无主，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此时听到贺若弼杀气腾腾地呼喝他出来，更是惊恐得五脏俱裂。尽管早春的寒风异常刺骨，但他仍汗透重衣，两股颤颤地来到贺若弼面前，跪拜叩头。

被亡国之君这么一跪拜，贺若弼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怒气消了一大半，便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陈叔宝软语安慰道：“小国之君见了大国公卿，按照礼节，应该跪拜，你谨守礼法，入朝之后，定能封个归命侯，不必惶恐。”

在陈叔宝面前耍了一番威风后，贺若弼还恼着韩擒虎，两人一照面就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最后，贺若弼拔出大刀，怒气冲冲地来到陈叔宝面前——既然你抓陈叔宝抢头功，那我就让陈叔宝向我签降书！他逼着蔡微为陈叔宝起草降书，又准备叫陈叔宝乘驷车归附自



己，带着这个亡国之君游城。

相比之下，韩擒虎理智得多，他劝贺若弼不要冲动行事。按礼制，亡国之君要先保护起来，安全送到大兴城，由皇帝亲自发落，别人是不能把他当道具到处炫耀的。且不说出了差池，这个责任由谁来负，作为大隋臣子，皇帝都还没表态，你就侮辱亡国之君，置自己的主君于何地？贺若弼听后冷静下来，这才将陈叔宝安置在德教殿，派兵看管起来。

斩奸妃，收忠臣

不久，高颍也来到建康。当时，高颍的儿子高德宏是晋王府的记室参军，杨广就派高德宏快马来见高颍。你千万不要以为杨广这样做是为了让高氏父子在建康见面，或是有要事相商，而是杨广老早就听说张丽华生得极美，想据为己有。

高颍得知儿子来意后，正色道：“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说罢，毫不犹豫地下令斩了张丽华，好像斩个美女，就可以保大隋江山千秋万代一样。过去很多史家提到这段历史时，都将南陈覆亡的罪过推到张丽华的身上，其中蔡东藩的话最有代表性：“张丽华为江南尤物，与邳下之冯小怜相似，小怜亡齐，丽华亡陈，乃知尤物之贻祸国家，无古今中外一也。”这种老生常谈的“红颜祸水论”，不过是在为尊者讳而已。

斩了张丽华，高颍这才心安，觉得为国家除了一个隐患，殊不知，他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大大的隐患。

当高德宏回去报给杨广时，杨广愣了几秒后勃然色变，咬牙道：“很好！古人说‘无道不报’，我以后必定有办法回报高公！”自此，杨广深恨高颍。

有些读者认为高颍斩张丽华绝对是斩错了：如果让杨广纳张丽华，他肯定会陷于荒淫无度中，那样一来，夺嫡之争就会是杨勇胜出，中国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写。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因为宫廷争斗涉及的因素太多了，绝不会单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就能定乾坤。

不久，杨广来到建康——作为伐陈的总指挥，他必须亲临。

杨广入建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施文庆等一众奸佞抓起来，怒斥他们“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重赋厚敛以悦其上”，是导致南陈亡国的贼子。为平民愤，也为了树立大隋“代天行正道”的形象，杨广将施文庆、沈客卿等人同时斩于石阙之下。

从杨广怒斥奸佞的话来看，他知道重赋厚敛能断送社稷，但轮到自己在位执政，欲望便战胜了理智。所以说，一个人的厉害之处，是能约束自己，而不是掌控他人。

杨广这时已经有了夺嫡的打算，因此他在主持建康善后工作时，命高颍等人“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用心塑造美好人设，狠狠收割了一波好评。

杨广又召见了贺若弼，斥责他不顾大局，只为个人建功便擅自先期决战，有违军令，说罢将其拿下。杨坚知道后，马上派驿使传诏，召贺若弼入朝，然后给杨广下诏书称：“这次平定江表，全仗贺若弼和韩擒虎。”

杨坚还是将贺若弼视为第一功臣，他先赏赐贺若弼布帛一万段，又给贺若弼和韩擒虎下诏记功。

心情大好的隋文帝记起前一段时间陈叔宝派来的使者许善心目前还被扣在驿馆里，便派人告诉他，隋已灭陈。许善心听后，换上丧服，在驿馆西阶下放声痛哭，然后在干草上面朝东方，坐了三天。杨坚下旨安慰，翌日又派人带着诏书来到驿馆，拜许善心为通直散骑

常侍，并赐朝服一套。许善心先是痛哭了一阵，然后接过朝服，入房换上，再出来时，他就面北站立（这是作为臣子的礼仪，象征归附大隋），垂泣再拜受诏。第二天上朝时，仍是满脸泪水。

这一连串“痛哭操作”，看得大家都视觉疲劳了，但杨坚很是欣赏，对众臣说：“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又成我的忠臣。”作为皇帝，永远是将忠心放在第一位的。

台城毁，南陈亡

隋军在建康基本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但长江上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南陈的散骑常侍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在江夏，他们的部队还很完整，任务是阻击杨俊率领的大隋水军。

当时，杨俊率领水陆两军共十万人，按照杨坚的部署沿江东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汉口，但被周罗睺死死挡住，寸步难行。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月。后来，南陈的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南康内史吕忠肃（一作吕仲肃）屯驻岐亭（今湖北省宜昌市西北西陵峡口）、占据巫峡，在北岸凿岩，拉起三条铁锁，横截上游，阻住隋军的船队。

吕忠肃散尽家财，全部充作军饷——不管皇帝有多昏庸，手下总是还有一批竭尽全力保家卫国的人。与其说他们是为了朝廷而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内心而战。

杨素和刘仁恩率军猛攻，虽然南陈一方兵力薄弱、物资紧缺、毫无外援，但仍坚持死战，双方连续打了四十多场大战，吕忠肃杀敌五千余人。这是隋军伐陈以来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也是隋军损失最惨重的战争，当时南陈士兵每天都能割到大量的隋兵战死者的鼻子去领赏。

尽管如此，也改变不了结果。大局已定，隋陈水战部分，我们就

以电子书的形式呈现，欢迎各位读者朋友扫码阅读（见图5-2）。

至此，南陈彻底归顺大隋。从陈霸先称帝到杨坚灭陈，南陈享国三十二年，共传五帝，辖内共有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

杨坚下令，将南陈宗室贵胄连同诸多财物，都当成战利品，带回大兴城；他还下令将建康城的宫殿尽数毁掉，全部复垦为农田，并将建康更名为蒋州。

六朝时期的建康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中国南朝的建康城与西方的古罗马城，被称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南陈的灭亡，建康城的数代繁华最终毁于一旦、归于荒芜。

同时，南陈作为南北朝时期南朝最后一个朝代，末帝陈叔宝以俘虏身份北上入隋，标志着历经近一百七十年的南北朝正式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



图5-2 隋陈水战